

霸王别姬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题记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为何……”一次次念错的唱词，一声声清脆的手板当他将温暖的棉被扔向他，当小石头无奈的将小豆子放走自己回去默默受罚，当弱小的孩子为了摆脱疼痛而上吊自杀，名为命运的顽童开始了她恶劣的游戏。

初见时，四目相对，小豆子清澈的双眼望着杂耍的小石头，良久。身处窑中的母亲将日渐长大的男孩弃在庭中便没了身影，徒留男孩望着被生生截去手指的伤口，迷茫。第一个夜晚并不好过，在男孩们的嬉笑嘲讽之中，小豆子眼神倔强的将棉被烧成了一团烈火，却未料大师兄竟会照顾自己，情感的波动浮起。

梨园行的日子想也不会好过，小豆子被砖头硬是劈开双腿，哀声连连。而不知从何时起小石头就肩负了要照顾这个男孩的责任，他悄悄地踢开一块砖，纵使知道这瞒不过师父的眼，他痛快的受罚，哀叫时还不忘冲着对面歉疚的双眼扮鬼脸。戏班中相互勾结是要受罚的，寒风中小石头就那样冻成了冰人，映进屋中小豆子担忧的双眼。那天夜里小豆子为小石头回温，也就此认定了师兄。

时光荏苒，小豆子愈发清秀，当小癞子因背错词儿被打得满地爬

时，他依然执着的将女娇娥换成男儿身。当小石头紧抓着小豆子说着“你就当自己是个女的，可别再背错了”他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天他亲爱的师弟就这样人戏不分。

一直以来小豆子的眼神都是茫然的，直到偶然和小癞子一起逃出了梨园，他看到了那成了角的前辈，看得痴迷。

“人纵有万般无奈，可终也逃不过天命啊”

转眼就到了张公公的大寿，小豆子在经理面前再一次唱错了词，小石头为了戏班流着泪骂着师弟捣着他的嘴。那一刻小豆子茫然了，随之而来的是顿悟，他的眼中重放光彩。小豆子和小石头在张公公的寿宴上出了名，一切都好似光明起来，然而命运就是从那时起急转直下，直至深渊。

一九三七年，当年的男孩现已成角，小豆子更名程蝶衣而小石头也成了段小楼。蝶衣与师兄约定了一辈子的搭档，却在段小楼决定成家立业之时化为幻影。“你是真虞姬，我是假霸王”蝶衣怔住了，“说好了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个时辰都不叫一辈子”喊出的岂止是对师兄背弃承诺的控诉，更是蝶衣的一片痴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蝶衣离不开的那个师兄已经不再在乎他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蝶衣已经离不开不在乎他的师兄了。也许蝶衣需要的是一个懂他惜他的袁四爷陪他一起人戏不分，可蝶衣真的只是人戏不分吗，抛开一切为了那个初次见面在自己最孤单迷茫之时照顾自己的小石头，为了那个一起长大处处护着自己的师兄，为了那个一起誉满京城约定终生不弃的段小楼，难道蝶衣不值得成为从一而终的虞姬

吗？

“那虞姬最后一次为霸王斟酒，最后一回为霸王舞剑，而后拔剑自刎，从一而终啊。”

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无论对错，无论缘由，蝶衣对小楼，就一定要像虞姬对霸王，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后，虞姬死了，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后，蝶衣死了，只留下段小楼怀念他的小豆子，怀念他的程蝶衣，怀念那份被他刻意忽视的爱情。诚如张爱玲所说，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儿。